

輝社重聚點滴

1957 輝社 鄭國輝

清詩人丁冠有二名句：「一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」是說天地這樣的遼闊，人生在世，又有何處不會相逢呢？我認為第一次的陌路碰頭，是或然率很高的偶然。是否能談得投機而成為好友，那或然率便驟降了過半。至於分手後能有機會重逢否？那就很難說了。杜甫的「明日隔山岳，世事兩茫茫。」韋莊的「一曲離歌兩行淚，不知何地再逢君。」及溫庭筠的「何當重相見，樽酒慰離顏」倒是很貼切現實的描繪。重逢是很不容易的，是需要雙方努力的實踐。

人像浮萍一般，在滄茫大海中飄泊，一生中遇到各式各類的人物。輝社社友以求學機緣，髫年同聚一處，早結下車笠之盟，此後數十年中，情誼從未中斷，銀禧後更顯濃郁，重逢的次數不可勝計。大大違反了開段說的相逢偶然重逢不易的規律。這是奇蹟嗎？絕不！全是出於同學們的自覺，總設法找機會見面。我認為近十多年來，製造重逢居功甚偉的有二人：一是翁希傑，屢次辦中國大陸的集體旅行，讓同學間有共同生活的經驗，彼此認識了解更深切。二是孫必興，總是找藉口集會，在他府上已舉辦了好幾次。二月二十二日舊曆年初四是最近的一次。

必興寓居在離舊金山近二十哩的小城 San Mateo，如何到他府上呢？我已不駕駛汽車近二十年，這確是一大困擾。會前一星期黃佑來電話，他可以陪同我赴約。二十二日下午三時，黃佑的第四千金玉蓮載了父親和我，他的第三千金玉蘭載了霍秀森和胡露施及嫂夫人余惠慈，兩輛車分道揚鑣疾馳往目的地，黃佑兄嫂古道熱腸，經常照顧幫忙同學。他們有二男四女，多次充任我們的駕駛員。汽車停在一小山上的奢華住居大廈前。必興的豪宅是其中一單位。他租了地下室的友誼大廳供我們當日的飲宴。我們在電梯前遇到久違多時的陳巨光，踏入大廳，早見到熙攘熱鬧的一群人。

廳堂是很廣袤的，包括一大廚房，隔壁有一健身室，外出是游泳池可近觀沿山景色。正堂書架排滿典籍，豎了一巨型電視銀幕。安排了三大桌，每檯可坐十人以上。主人早備了茶點小食如花生、餅乾、乳酪、葡萄、……等，給我們淺斟低酌。從外地來的趙文權、方鋒培，Cecilia夫婦、姚慶同，李雪雯夫婦、賈士元，郭詩玲夫婦，已赫然在座。我當然選擇先和他們稍作寒暄。不久見到翁希傑，葉秀瑜夫婦進來，我有私事和他們商量，他們剛從台灣旅遊歸來，僕僕風塵。現任三藩市同學會會長七七年傑社戚嘉慧，上屆會長六七年恆社周榮超和夫人朱樂怡接受邀請也到了，單瓊珠謙遜地對周榮超說自己年邁，充同學會司儀很不稱職，於是我說，寫報導時用最美好的成語和詞稱譽她，怎能辭其責。歐陽壁姿手持一大信封，在各處打圈，忙於收每人二十元的餐費。很高興見到蔡孟佳，Amy夫婦，他們剛升級為外祖父母。王曦光從香港回家，都是百忙中抽空蒞此「重逢」。座位擺設得很寬敞舒適，方便我們頻頻作星移斗轉，機會難逢，我向應義勇，陳麗蘋夫婦、陳維龍、羅愛碧和夫婿Wilson胡作「別來滄海事」後的閒話家常。

孫必興，吳冰明夫婦出現了，帶回多種美食，是他們往山下市中心的祥興、大排檔、……等唐餐室採購的。廚房邊界的櫃台擺滿了一碟碟佳餚，有燒肉、白切雞、豉油雞、火鴨、齋、牛腩、……等。三十多人擺了一條

長龍，斯文淡定地取食物大碟中。臨時添了三味，是吳冰明精製的京醬大蝦，何汝顯夫人蔡煒國的清炒油菜和朱樂怡帶來一大盒煎堆作殿後甜品。葉秀瑜、朱樂怡、吳冰明在廚房大顯身手，準備茶水。尤其是京醬大蝦，太珍貴了，葉秀瑜分派每人一隻，以免後來者徒呼荷荷，空手而回。在大快朵頤之際，當然忘不了談不完各類話題的敘舊。是夜是電影節奧斯卡頒獎儀式，有幾位影迷對大熒幕凝視，全神貫注。我已十多年不知電影動態，所以視若無睹，只在聆聽同學們的交談。飯後戚嘉慧會長贈送一束鮮花給女主人吳冰明，輝社同學沾了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光。歡娛的時光過得特別快，夜幕深垂，已到了依依道別的剎那。向孫必興表達衷誠的謝忱，令我們又有一次珍重的「重逢」。翌日八位同學還有跨雪山往尼華達州雷諾市Reno三日二夜遊的精彩節目。

三星期前方鋒培、趙文權和我在電話交談，他們對這次重聚甚感興趣，但覺得遠道而來，吃了一頓晚飯，一掃屁股便行，總有點「到喉不到胃」，提議再加多些節目。於是我和胡露施，何汝顯磋商，會後加此節目。消費方面是非常合理的。於是約同姚慶同夫婦，一行八人連袂赴Reno。二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當我抵達舊金山灰狗長途汽車站時，胡露施，何汝顯二人已在候車室座中。片刻姚慶同夫婦，方鋒培夫婦和趙文權也抵達。準時我們八人魚貫進入長途汽車，浩浩蕩蕩向東行。在省會Sacramento小駐初程，有半小時可吃一快餐作裹腹，便繼續奔向尼華達州，過小鎮Colfax後，山勢漸顯。入目的都是密密的松林，樹身挺直，高達百尺以上，它們不怕霜雪，風吹時發出松濤的聲響。地勢如蒼龍一般，遠處聳然與白雲連接。青天與青松的顏色互分，各顯輝煌。山景美極了。我拙劣的文筆，無從寫起，躲懶處抄下清朝劉爵湛一首五律：「曲徑隨流水，飛泉隱綠煙。有山皆入畫，無樹不參天。亭廢饑鳥集，台空夜月懸。春風苔草碧，人立白雲邊。」坐的汽車，只有一半乘客，眺望山景，甚為清晰。從遠處望，高大的山脈終日白雲繚繞，汽車行近一看，那映著山色的霧氣卻又不見了。愈攀愈高了，斜坡上，樹腳旁，堆著很多林巒積雪。這已是加、尼二州交界 Sierra Mountain 的最高峰，Truckee Summit 的 Donner Pass，十九世紀在此地有一哀傷動人的史實，已記在孫必興前遊記內，不再贅述。

灰狗汽車經過幾個小鎮，都是很嫵媚，頗具風情的。除了讓乘客上落外，車子停得很短暫，不讓我們下車瀏覽，Truckee是唯一的例外。這鎮只有一條商業街，地處高峰上，空氣異常清新，我們進入一中國餐館去稍作方便，洗手間的舊中華風味很濃。大概主人很久沒有打掃了。我對Truckee有無限的依迴，是基於年青時讀 Earl Derr Biggers 作的陳查禮探案之一 Keeper of the Keys，Truckee 是謀殺案的現場。作者對一中國老工人，年已過八十（他已在那白人家庭服役了祖孫三代）的行動和心理繪畫，抉隱擇微。他犧牲自己，保護少主人，情節感人，令我潸然淚下。翌晨胡露施、趙文權和我在 Harrah's 賭館一小食店內吃中式牛腩麵，閒談起我們都出自華僑家庭，他們的祖父備極艱辛，那時交通很不便，經濟條件又惡劣，「重逢」難於登天。「慰情尚有丹青在，寫出湖山認故邦。」只有在畫卷，書籍找尋回鄉的慰藉。那探案中的老工人，是陳查禮網開一面，買車票給他往舊金山，再買船票給他回唐山，好讓他埋骨故鄉，不會留在美國被繩之於法。他們轉用中文的一

段對白，情文並茂，深入讀者肺腑，至今仍在我腦海縈迴。

在Reno車站下車，寒風撲面，觸目處，無限蕭條冷清。闊別多年的Reno，「繁華事散逐輕塵」，已沒有昔年的熱鬧。事緣現在加州各地賭館林立，居民不必要長途跋涉，往Reno去試運氣。此情此景，我不期然發出金代施宜生的嘆息：「夢裡山河依舊是，眼前阡陌似疑非。」

是夜在Harrah's的自助晚餐，菜式類別很多，且豐富精美。我們約定居留期間是自由活動，餐期必定集合在一處，我不是賭客，但對玩吃角子老虎有莫大的興趣。玩了一天半，只輸了四十五元，運氣也算差強人意。趙文權本不好此道，陪著我也輸了些錢。他本來運氣甚佳，中了幾次小Jack Pot，及時收手，本可撈一筆。但「不到輸光誓不休」，結果是全軍盡墨了。文權是和家母有交情三位社友之一，其二是翁希傑和王祖良，家母去世已三十年有多。為了爭取和我談話的機會，只好賠本了。他要步三年前在Las Vegas時張錦波的後塵。最有紀念性的第二夜我們步往El Dorado享用羊年中國菜大宴，飯後我要找一俄式輪盤，我從未玩過也不知輪盤是何樣子，一「鬼友」給我二十美元，買一數字——黑十，文權陪著，開盤時，竟中了，獲彩七百美元。回到房間，借文權手機電話告知友人，他很高興，是意料不到的。原本意是給我「增慶」，丟了便算。他很豪爽，用此錢請我吃很多甚有水準的西餐。這是文權一路陪著我，給我帶來好運。

回程時我們乘Amtrak火車，比長途汽車舒適得多。尾卡樓下有賣食店，餐廳是觀景的好去處，尤其是過雪山時，重溫細味嘴嚼那崇山峻嶺，白雪皚皚，何必遠渡重洋，好景就在近鄰。在Richmond站時，和趙文權依依道別，改乘BART，到舊金山Montgomery站時，又和方鋒培夫婦，姚慶同夫婦依依道別。此重聚太有意義了，我用一明詩，一清詩作為結束。明何景明：「四海交遊今始半，幾人風雨對床眠。」清何蘭庭：「百歲開懷能幾日，一生知己不多人。」



鑽禧之玄首白髮

1955 忠社 梁錦濤

1) 苦難之玄首時代 1950—1960

那是個天翻地覆的年代，也是一個充滿挑戰的苦難年代，我們這班小伙子下場了。

世代輪轉，歷史巡迴，我們這一輩子，從 1955 年培正高中畢業後，便開始我們的人生歷程。大陸解放後不久，大部份的我們都從大陸搬家到香港。人地生疏，英語不靈光。家長們難融入生疏半洋化的香港環境。工作無著落，是以我們大都屬“蒙正”一代。經歷無數掙扎，終於站穩了脚步。由從不認識 ABC 開始，到用英文數理化生課本之培正高中，其間之滋味，非局外人可知。常用中文注英文，以增加記憶。有“雜差的波羅擰”(Supply the following)……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洋洋大觀，終於培正畢業了，又為升學而煩。無貝之才不足，有貝之財更甬提矣！進港大需才財兼備。幸當時台灣大學向港澳僑生招手(拜美援之賜)，於是我們都有了出路。我們忠社同學，最少去了台大四、五十人。報考以工科最多，次是理醫等，亦有文科生。不過台大學生日子雖然窮，卻是我們回憶中的甜蜜生活。



鮮花發芽期

2) 人生高峯期 1960—2000

從大學畢業後，再融入美國社會大熔爐，其間各走各路，大部份找到一份白領工作。有工程師，醫生及教授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大部份都建立了小家庭。回顧起來，在美的同學們，有二十多家都住在三藩市及近郊，羅省亦有相同數目。其餘分散美東、德州等地。大概是七八年前的事吧！灣區忠社同學聯絡緊密。慢慢地，歲月迫人，老之因素入侵，有要帶孫子的，有要融入自己嗜好日期的(如週 1、3、5 麻將局，2、4 舞蹈班，6、日唱歌及教會等等)。總之相聚難約，更加上健康因數，許多同學有白內障開刀後，都對開車盡量減少。無論如何，我們不知不覺成了“坐以待斃”團之一份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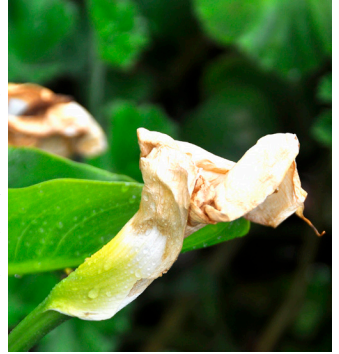


年青力壯, 鮮花盛開時

回想起來，那三、四十年黃金打拼日子，像是去年的事。如今我們日常談論的，都離不開“冇記性”，“行路腳步飄搖”，甚而寸步難行，舉步維艱。及吃什麼藥對週身骨痛有效，總之是一句。耄耋之年，夫復何求？不淪落到魍魎魍魎之域，已大幸矣！

3) 日暮年華白髮期 After year of 2000

杜甫：“訪舊半為鬼，驚呼熱中腸”。同級同學中，雖非半為鬼，亦有20%矣。拜高科技之賜，伊妹兒減少了驚呼吧！美國人一般壽命 84 左右。我們已近八十。同學輩再能享受人生應還有五到十年。知易行難，但願都能領略到“人在天堂，錢在銀行”八個字。為什麼行難，因為人還未上天堂，而錢還實實在銀行。



我們這輩子，是非常特色的三文治世代。大部份同學有深厚中國背景，亦有後半生美國文化。所以我們都有許多要照顧父母（在生的話），更要照顧子女，甚至孫輩。最普通例子，相信許多同學們，都怕有與子女們付房子首期之經驗吧！這一點，美人大都不會做。顧上照下，三文治是也。也許是三十後之我輩特式吧。

4) 後語

說了一大堆老話。灰色濃厚，但都是老人之言。但望我還記得寫幾個中文時，道出我的，或我們的心聲。同學們亦應寫些小品，一則可以練習一下快將執筆忘字之技巧，再則可以幫上一下“非忠社聯絡人”之要求。此文只有千二個字左右，但已來之不易矣!!

註: 看不通中文同學(羅慷烈老師後悔給60分的同學們)，也可望圖領略一二吧!

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FPCAA

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
P.O. Box 33-0083, San Francisco, CA 94133-0083

地址更改:

中文姓名: _____ 英文姓名: _____

年級: _____ 社名: _____ 電郵地址: _____

地址: _____

電話: _____ 手提電話: _____

會費(2015) \$20 : \$ _____

通訊捐助 : \$ _____

獎學金捐助 : \$ _____

合共 : \$ _____ 支票抬頭請寫: SFPCAA